

【北流日记】
【长沙日记】

清·杨恩寿 著
马自力 注释

一个师爷的

案牘生涯



中国师爷名著丛书 李 乔 主编

一个师爷的案牍生涯

(清)杨恩寿 《北流日记》

《长沙日记》

马自力 注 释

九洲图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师爷的案牍生涯/(清)杨恩寿著;马自力注释. - 北京:
九州图书出版社, 1998. 10

(中国师爷名著丛书/李乔主编)

ISBN 7-80114-317-5

I. 一… II. ①杨… ②马… III. 中国 - 古代史 - 清代 - 史料
IV. K249.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6487 号

一个师爷的案牍生涯

主 编 李 乔

出 版	九州图书出版社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0.6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14-317-5/G·149
定 价	15.50 元

总 序

从明朝中晚期,历经清朝一代,降至民初,在大约3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官府衙门中,活跃着一批被人们称为“师爷”的人物。“师爷”是一种俗称,正规些的叫法应是“幕客”、“幕宾”;但师爷一称最为广泛,也最为今人所熟悉。由于绍兴人当师爷的极多,且遍布全国,名声极大,故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专门称谓——“绍兴师爷”。“绍兴师爷”一称除了指绍兴籍师爷以外,又经辗转流传,几近成为一般师爷的统称。清代有句谚语,叫作“无幕不成衙”,意思是:一个衙门,若是没有幕客,即师爷,也就不成其为衙门了。也就是说,有衙门必定有师爷。这句谚语,反映了师爷在当时社会中极为兴盛的实况。

师爷是地方官府中的主要官员私人聘请的“佐治”人物,他们从主官(幕主)那儿拿薪水,只对主官个人负责。师爷“佐治”的内容,包括帮助主官判案、催收钱粮、书写信札文告等等,因之师爷又具体分为刑名师爷、钱谷师

爷、书启师爷(又名文案)等名目。清代著名小说家李伯元所著的小说《文明小史》第三十回写道:“什么叫作‘作幕’?就是各省的那些衙门,无论大小,总有一位刑名老夫子,一位钱谷老夫子。”所谓“作幕”,就是佐治当师爷;刑名、钱谷老夫子是师爷中最重要的两种。

师爷是官府衙门中极为活跃、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们被主官“倚为左右手”,不可或缺。他们本身虽然不是官,却“操三寸管,臆揣官事”,手中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官府的实际权力。他们名义上虽是“佐官以治”,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代官出治”。他们是一群没有官位、官品的实权人物。他们的活动,对于当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极为重要和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余音袅袅,不绝如缕。我们知道,明清之际,相当多的地方官是科甲出身,终身所习,无非八股,脑袋里除了“起承转合”就是子曰诗云,一旦外放为一方父母官,催粮征税,审人判案,送往迎来,做报告递文呈,一样也做不来,在事务堆里,脑袋一盆浆糊,所以非得有具有“专业知识”的师爷帮衬乃至替他们当家不可。府县两级的师爷是低级师爷,大都来自绍兴,大抵功名不高,甚至没有功名,但是他们的“专业知识”世代相承,秘不外传,俨然是一门独家手艺,明清两代几乎所有基层的政务,全由他们一手包办。实际上,师爷从聘他们的地方官手里领得的薪水往往是象征性的,一旦入幕,行政机器运转起来,他们自然会按“行规”收取“该得”的门

包。

道台以上的官所聘之幕僚系高级师爷，他们大抵有高级功名，至少是个举人，当然也有以秀才之身因特别出色，被人看准的，高级师爷由于包办事务更重要，因而威风得紧，当年左宗棠给骆秉章做师爷时，所有军政大事，一手专断，晚清大学问家樊山的父亲身为正二品的总兵，只因惹着了左师爷，左师爷一句话，总兵大人的乌纱帽就丢了。包办奏章的文案夫子一枝笔往往又毒又狠，夸谁可以使之上天，整谁就叫你入十八层地狱。当年曾国藩要参勒翁同书，无论如何参不动，李鸿章（时为曾之幕僚）一枝笔，立马给翁判了个“死缓”（斩监候）。另外，象为了给某武员掩饰败绩，而上奏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的生花之笔，也是师爷的杰作。

正因为如此，凡是师爷，在官衙的地位都不低，他们被称以“老夫子”或者“老师”，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不仅使王朝的政治机器得以正常运转，也让一代代的官员学会了如何处理公务。清代许多著名人物和民国以来的许多名人的先世或亲戚，都当过师爷。这是师爷曾经广泛存在的鲜明历史印记。例如，清代著名思想家李恕谷当过桐乡县令郭子坚的师爷，名幕兼学者汪龙庄当过16位幕主的师爷，著名学者孙星衍当过陕西巡抚毕沅的师爷，《聊斋志异》的著者蒲松龄当过宝应县令孙惠的师爷，林则徐当过两江总督百龄和福建巡抚张师诚的师爷，李鸿章当过曾国藩的师爷，左宗棠当过骆秉章的师爷，戊

成六君子之一杨锐当过张之洞的师爷，袁世凯和《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都当过山东巡抚张曜的师爷，秋瑾的祖父秋桐豫当过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师爷，辛亥革命志士朱执信的先世、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先世、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父亲，都当过师爷。鲁迅先生家族中有十多人当过师爷。例如，其表兄阮和荪长期在河北、山西等地当师爷，辛亥革命后在北京谋事，《鲁迅日记》中关于他的记载有七十余处之多。鲁迅的表弟阮久荪，也在山西当过师爷，后患精神病来到北京，鲁迅的著名小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就很有些阮久荪患病的影子，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位当过师爷的阮久荪就是“狂人”的原型。还有，周恩来的祖父周殿魁和外祖父万青选也都当过师爷。

凡是当过师爷的人再走仕途，往往都会化为非常干练而且务实的官僚，因为作幕的经历，为他们提供了作官的经验。至少，他们不再会被人蒙了。

师爷，不论是从他们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讲，还是从许多名人与他们的关联讲，他们都是值得史家认真注意、好好研究的一个社会群体。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师爷都不是好人，而是一群心术不正、阴险奸滑、舞文弄墨、谋私作恶的家伙。在不少小说和戏剧中，师爷也被派为反角，成为人们奚落和嘲讽的对象。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区，即以偏概全的误区。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师爷是有良莠之分的，好师爷在历史上被称为“良幕”、“上幕”，坏师爷被称为“劣

幕”；师爷的良莠是有发展阶段的，从师爷的整体状况看，清朝中期以前，师爷中“良幕”居多。清朝中期以后，师爷逐渐“劣幕化”，坏师爷越来越多。但即使到了晚清，也不能说凡师爷皆坏。若是把师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看，就更可以看出，对师爷是不能笼统否定的。“师爷文化”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比如：师爷因长期操办具体事务而养成的周密的思维方式和干练的办事作风；刑名、钱谷、书启师爷在法律、财会和文书业务上的办事技能；许多师爷是诗文家、学者，他们写出的文章、诗词、学术著作、笔记小说，乃至尺牍、日记，都是宝贵的文化财富。

若是把 300 年来的师爷以及曾经当过师爷的人写的作品统统网罗起来，一定是极可观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但这很难做到，也无此必要。有选择地编辑、注释若干位师爷以及曾经当过师爷的著名人物的著作出版，则是很有意义，很有必要的。我们从这些著作中，不仅可以了解到师爷这一社会群体的概况，而且可以窥见当时社会和官衙中的许多情况，还可以通过这些作品的丰富内容和优美的文笔学到许多知识和作文的方法。我们编选这套《中国师爷名著丛书》的立意就在于此。

这套丛书共 7 种，每种为一部或两部师爷著作。为突出每种书的主要特点，便于今人把握，7 种书全部加了新题，这 7 种书是：

1.《一个师爷的官场经》

包括清·汪辉祖《学治臆说》（正续）、《佐治药言》（正

续)

2.《一个师爷的办案经》

包括清·王又槐《办案要略》、佚名《刑幕要略》

3.《一个师爷的执笔经》

清·许同莘《牍髓》及《公牍学史(清代)》

4.《一个师爷的牢骚话》

清·龚未斋《雪鸿轩尺牍》

5.《一个师爷的家常话》

清·许葭村《秋水轩尺牍》

6.《一个师爷的案牍生涯》

清·杨恩寿《北流日记》、《长沙日记》(节选)

7.《一个师爷的生活自传》

清·沈三白《浮生六记》

这7种书的著者,皆为清人。清代的师爷最为典型,这7种书也具有较强的典型性。这些著者中,有的一生做师爷,有的先做师爷后当官,有的又当师爷又经商,有的一生做了许多事,当师爷只是一段生涯。因为这套丛书突出的是“师爷”这一特点,所以入选这些著者的著作时,特别注意了所选之书的“师爷性”,即入选之书必须与著者当师爷的生涯有关。《浮生六记》虽然以往出版过,但从无人注意其“师爷性”,收入这套丛书,这部书的“师爷性”才可以凸现出来。收入这套丛书的几种书,都是在某一方面很有名气的,所以都可以称之为“师爷名著”。从文体上说,这些书包括了论说、书信、日记、自传等几种

文体,可以多角度地反映师爷的情况。

师爷虽是中国的土特产,但人们真正认真地研究他们、认识他们,通过他们去认识中国社会,还只是近年的事。这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工作可做;选编师爷著作,是其中的工作之一。我担任主编的这套《中国师爷名著丛书》,是编选工作的一个尝试。陆放翁有诗云:“斜阳徒倚空三叹,尝试成功自古无。”这我不信。我信胡适先生的话:“天下绝没有不尝试而能成功的事,也没有不用尝试就可预料成功的事。”所以我尝试一下。我感谢和我合作的几位编注者,他们和我一道进行了尝试。我们的尝试是否成功呢?还要请读者来评定。

曹 乔

1998年3月31日下午

于京西之草莽居

师爷杨恩寿和他的日记

马自力

杨恩寿，湖南长沙人。生于清道光十四年（1835年），卒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字鹤侔，号蓬海、朋海，有时题署蓬道人。同治九年（1870年）会试得第为举人，以后一直未得官，也未捐纳买爵。中举前后，他曾在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应聘做过多年的教读师爷、刑钱师爷、书启师爷、阅卷师爷、著书师爷，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资深幕宾。此间如他的日记中所述，他的生活情形是“秉笔依人，蹙蹙靡遑”，尤其是在广西北流的两年，常常是终日案牍劳形，以至患上气疾顽症，时常发作。所以，杨恩寿的这部分日记，可以说是一个师爷案牍生涯的真实记录。光绪初年，杨恩寿才被授予都转运盐使司运使衔，为湖北候补知府。

杨恩寿虽然在科举和仕途上命运多舛，但他可以自慰的是一生著述颇丰，曾自称“平生所造，以曲子为最，诗次之，古赋、四六又次之，其余不足观矣”（同治四年九月十三日日记），是清代后期有名的戏曲作家和理论家。他

所创作的传奇有《婉姬封》、《麻滩驿》、《桂枝香》、《桃花源》、《理灵坡》、《再来人》、《鸳鸯带》七种，其中前六种合刊为《坦园六种曲》。戏曲论著有《词余丛话》、《续词余丛话》各三卷，着重评论清代戏曲家和作品。另有诗文集，一同收入《坦园丛书》十四种。

杨恩寿的著述中还有一部分未收入《坦园丛书》，那就是他的日记。他的日记共存十册，是作者亲自誊清的手稿，为杨氏家藏，直至1983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后以《坦园日记》为名出版。日记始自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止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其间在湖南郴州、广西北流、湖南长沙所记，其本保存完整；而从同治九年十月至同治十三年正月以及同治十三年三月以后的日记，因誊录中断，没能得以流传。不过，从这历时将近九年的日记中，人们已经基本上可以了解到作者中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也可以通过作者颇具文采的笔触，对清后期南方的社会生活有一个形象的认识。

这里选注的，是与杨恩寿的师爷生涯直接相关的两部分日记。一部分是《北流日记》，一部分是《长沙日记》的后两年。为帮助读者对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里仅就它们的内容和特点略做介绍和分析。

《北流日记》始自清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十九日，止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十二日，约两年。是作者在广西北流做刑钱师爷并兼管税关期间所记，内容包括在当地做师爷的经历以及赴任和卸任途中的见闻。

杨恩涛的六兄名麓生，曾做广西阳朔知县，同治四年调任北流县令。应麓生之聘，作者于二月十九日告别故乡亲友，先赴阳朔，再赴北流。途中所见青山绿水，不免引起他的身世之慨。如作于二月二十二日的《舟行有感》写道：“少年意气与云齐，康了归来气渐低；富贵敢求铺地锦，科名难若上天梯。一官滋味同鸡肋，十载奔驰听马蹄。”“才非国士谁青眼，家有衰亲早白头。数载说归归未得，肯从莲幕久勾留？”杨恩涛虽然才高早慧，但科举累年不第，在最后终于中举的同治九年，他在八月十五日入场应考的那一天颇有感触地写道：“余在矮屋度中秋，已六年矣。”矮屋即考场，因其低矮简陋而得名。由于“科名难若上天梯”，他不得不谋馆就幕，这是许多师爷所走的同一条路。不同的是，他是被兄长所聘，且身兼数职，有时终日伏案，有时频频往来于税关和衙署之间，有时还要在麓生赴乡或赴省时代理一切。

杨恩涛到北流以后，主要做刑钱师爷的工作，也就是帮助主官（在北流即麓生）处理刑名和钱谷方面的事务。此外，还兼当地税关的主管。所以，《北流日记》中出现最多的词便是“批呈词”、“赴关”。尽管他由于不适应岭南地区的暖湿气候，加之劳累过度，身患气疾顽症，因而常常“心绪颇恶”，但是从日记中还是可以看出，他不仅是一位正直廉洁的师爷，更是一个在琐碎事务与清致雅兴的矛盾中徘徊彷徨的文人骚客。他的《北流日记》，基本上就是他的这种经历和思想感情的真实写照。

北流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岭南，自古汉人罕至。此前及当时，凡到过岭南的汉人，无不以此处为瘴疠肆虐、百兽出没的蛮夷之乡。此地虽然不乏奇山异水，但显然开发得较晚，且文化落后。杨恩寿便正是以这样一个儒家正统文人的眼光去看待这里的一切的。面对所见的如画风景和奇风异俗，他在赴任途中常常诗兴大发，而到任以后，便被积牍盈案、濡笔不遑的繁重公务消磨得徒具诗料，难有诗兴了。至于观剧赴席这样难得的机会（同治四年十二月初），实在属于奢侈的享受，只能拨除烦冗，忙里偷闲，去度此千金一刻。如同治四年七月十九日记：“批昨日告期呈词十九张，薄暮赴关。连日清理乡征积案，甚忙”。七月二十日记：“早起赴关。手披案牍，运笔如飞，至四更乃眠，殊鹿鹿乏味”。十月二十七日记：“由北城脚一带逶迤而进，小桥流水，古木斜阳，皆诗料也”。十一月初四记：“批昨日告期呈词十一张。晡后赴关，河水涸甚，凡上下船，令人持大木篦拨沙开路，船始得行，……行船之难，一至于此，睹之令人不觉有感于遭际也”。十二月三日记：“早饭后拨除烦冗，急往观剧”。等等。虽然笔墨不多，但饱蘸情志；尤其是最后一条，寥寥数语，便把一个嗜剧如命的戏迷形象烘托得呼之欲出。

杨恩寿在北流除了批阅呈词、赴关照料外，就是替麓生起草文告书启，即兼书启师爷；学使视察或麓生出题考试童生时，他还要阅卷，即做阅卷师爷；而当麓生赴乡或赴省时，他便常常受托代理一切。可以说，北流的一方治

安和税收状况,乃至当地的文化状况,都是与他的工作分不开的。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工作不仅勤勉有加,而且作风雷厉果断,整肃地方治安可谓决不手软。这在当时的封建统治者的眼里,显然不失为一名能吏的材料,只可惜他时运不济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杨恩寿在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讲述了当时粤西师爷的待遇及供求状况:“接得省信,有朱君号镜湖者,来就刑席,岁奉脩金六百两。余得替人,归有日矣。粤西久苦于兵,吏治极坏,而幕府中更无高手;各州县亦穷极,不能奉脩脯,甚至有以八十金聘一人,综办刑钱书启者。六兄出此重金,为通省所罕见,虽以此辽远乱藪,亦不远千里而来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师爷的工作,在当地是“自朝至暮,所办皆棘手之事,所见无称心之人。叠以重金走聘幕宾,无一至者”(同治五年二月十六日日记),十分辛苦劳累,但又是一日不可或缺,它已经构成了当时政治机器赖以运转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里选注的部分《长沙日记》,是整部《长沙日记》的后半部分。杨恩寿自北流回乡后,先娶妻,后应考,再生子,直到第三年(即同治八年)的二月才应杜鹤田太守之聘,任书记,到府署的志局里做师爷,后来又兼盐道署师爷,还做过捐输局的文案师爷,基本上从事文牍工作,直至同治九年秋闱中第。不过在这部分历时近两年的日记里,对于师爷本身的工作很少涉及,而主要记载的是作者

与亲友和官绅的交往,以及官场和社会方面的见闻。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同治九年的秋试。这期间“饮酒”、“晤谈”、“观剧”一类词语在日记中频频出现,反映了当时大都市文人、官绅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一般情况,可供研究社会生活史的学者参考。而与幕友相关的,除了他们日常的聚饮、晤谈之外,就是同治九年正月二十日所记:“通省幕友团拜,演剧于两浙馆”,以及同年正月二十四日所记:“慈利姚密斋明府托延书记,余荐寄云应之”。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师爷云集的大城市,他们已经自觉地形成了一个社会阶层,并向其他官僚举荐师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杨恩寿的《长沙日记》还对当时长沙吏治的昏暗有所揭露。如同治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所记的长沙令陶某昏断强奸案,虽然颇似一个传奇故事,但作者的批判态度已经昭然若揭。而有关同治八年七月的沈金枝活埋婢女案的记载,则不仅涉及吏治,还直接与师爷相关:“有沈金枝者,乃老妓也,近以窝赌为业,凡官、幕、绅,趋之若鹜,叠经访拿,均有要人以庇之,故不少改”(七月五日日记),“省中有名妓沈金枝者,窝娼窝赌,声气极通,其座上多官幕也”(七月十五日日记)。从这里又可看出师爷这一职业群体的卑劣的一面:它附庸于官僚阶级,掌握重权,上下一气,为虎作伥。当然,此乃所谓“劣幕”所为;不过,杨恩寿的日记在此已经揭示了师爷所以常为后人讥讽诟病的“劣幕化”的端倪。

这部杨恩寿的日记选注,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的点校本《坦园日记》为底本，注释方面以作者行事为主，兼及日记中的一些诗作。由于作者学识丰赡通博，加之一些事类词语极其狭僻，注释中以疏通句意和事件始末为原则，偏重注释典故和有关名词术语，并对一些明显的偏误予以校改，但不强做解人，而待高明。其中错漏误断之处在所难免，望方家识者有以教之。